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第一百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六

起義熙七年盡義熙十年凡四年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

魏拓跋嗣永興三年秦姚興始十三年丁未進勃勃龍升五年北燕馮跋太平三年北涼沮渠蒙遜承

安十一年南涼秃髮鮮于乞伏乾歸更始二年春正月己未劉裕至建

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秦

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于弼勸

弼結與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

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與以新勃乾歸作亂

西北僻檀蒙遜擅兵河右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

弼出鎮

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兩縣不載立郡之始蓋符統所置也西魏置隴東於涇源唐之隴州是也

與不從以太常索陵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乾

歸藏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

謂去年克南安略陽隴西諸郡所得守宰也

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右賢王平昌公與命羣臣

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果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

興曰自古皇王之興未嘗取相於舊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

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秦太史令

任猗言於秦王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

殺將流血之徵時姚詳屯杏城爲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尙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爲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燕王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隴臺都官明加澄察于是上下肅然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魏主嗣出宮人以配鰥民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于度堅城以子

敕勃爲秦興太守以鎮之

乞伏乾歸本遼國虜曰秦故置秦興郡于度堅山

焦朗猶據

姑臧

朗據姑臧見上卷上年

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曄爲

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郎三旬不克南涼王儁檀以子

安周爲質乃還

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璽南

涼王儁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

水經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漢

河郡故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逕邯川城南劉昫曰臨州化隆縣東古邯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清塞郡懷唐志有塞本澆河郡唐元宗天寶中更名今之邯州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

盛不可攻也儁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若蕪掠五千餘戶而還

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

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

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屈右出而告

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地卽吾兄弟死處矣俄而昏霧風  
雨蒙遜兵大至傅植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傅植嬰城固守以子染  
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以劉穆  
之爲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爲行參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  
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晦安兄據之曾孫也  
裕卽命爲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  
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  
裕由是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宋志諸府參軍有長晦美風姿善  
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點漆涉獵文義博瞻多通裕深加賞愛時  
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裕坐裕目之曰一時頓有兩  
玉人混琰之子也少有才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

謂王珣曰主婿但得如劉眞長王子敬足矣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當貴便豫人家事珣曰謝混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樹禁樹者元帝始鎮建業時公私簪髻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故呼爲禁樹而珣因以戲山松已而混竟尚主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眾力寡弱係處字季高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其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蒼梧鬱林漢古郡甯浦郡吳分合浦郡立蒼梧唐之鬱州鬱林唐之鬱林州甯浦唐之廣州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遜

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

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

石碕破之日岸曲循餘眾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徃獠五千

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交趾郡龍編縣州郡皆治焉水經注漢建安二十三年立

州之始蛟龍磐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編曰龍編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百乘高艦與

循合戰擲雉炬焚其艦雉炬束草之一頭施鐵草尾則散開如雉尾然焚火以投敵艦以步

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召妓妾

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尙當死某

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竝其父

子及李脫等南七首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

東堂庾悅時爲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



先至進與悅相聞曰身久蹟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  
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乎悅素豪徑前不荅眾人皆避之毅獨  
留射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鰲炙悅怒不與毅  
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  
爲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互  
有防遏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  
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  
符攝嚴峻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 河南王乾歸從羌句豈等  
部眾五千餘戶于疊蘭城 疊蘭城在大夏西南漢順東北 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  
守以鎮之 漢末興國王阿柴據興國城在略陽郡界乞伏其地名置郡 五月復以子木奕干  
爲武威太守鎮曠曠城 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

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巳奚斤并其黨收斬之 秋七月五虹  
見東方 燕王跋以太子承領大單于置輔四柔然可汗斛律遣  
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  
索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  
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  
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  
之要以觀其能又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  
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  
成周刁溫建德何纂皆以賢良擢敘於是朝野競勸 河南王乾  
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審虔乾歸之子也八  
月熾磐兵濟河

此濟金  
城河也

南涼王傉檀遣太子虎璽逆戰於嶺南南

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 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  
壽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  
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  
歸尚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

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

水經註水洛亭在隴山之西秦略陽縣界鄭欽曰水洛城西占隴坻通秦州往

來路隴之二水泉城西流繞帶渭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元豐九  
城志隴順軍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仁宗朝鄭欽使到通所築也

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

譚郊在治城西北

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

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

討之不克 以并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 是

歲客星入東井秦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秦

王與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己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

王義熙八年魏拓跋嗣永興四年秦苻興宏始十四年夏赫連勃勃龍升六年北燕馮跋太平四年北涼沮渠蒙遜元

始元年南涼秃髮樹德嘉平五年西涼李壽建初七年西秦乞伏熾磐水熙元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

討彭利髮至奴葵谷利髮棄眾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

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三千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

罕而還二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河南王

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于於

赤水降之五代志隋大業五年平川谷渾置河源郡於古赤水城蓋近積石山魏收地形志臨洮郡有赤水縣水經注赤

水城亦曰臨洮東城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四月劉道

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

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以後將軍豫  
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荆甯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  
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  
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  
剛猛沈斷而事肆復自謂建議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  
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  
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已去  
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  
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  
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  
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

之代僧施爲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甯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剖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乞伏熾勢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果代之

水經河水通郡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關驛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之北爲隸河濟渡之地魏收曰白土縣漢屬上郡晉屬金城郡後魏屬新平郡余謂後魏新平之白土乃漢上郡之白土晉金城之白土乃左南西之白土各是一處五代志鄆州新平縣舊曰白土此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也南涼之白土當在唐鄆州界

六月河南王乞伏乾歸獵于五溪有梟鳥集于其手心甚惡之俄而爲兄子公府所弑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

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奔于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東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先是金城有大鼠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屎音矢羣移而渡洮灋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熾磐徙居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吾不能恤又恃眾力而伐之匹夫猶且恥爲況萬乘以勃勃乃止 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 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侯拓跋屈行左右丞相庚寅嗣至需源巡西北諸部落 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

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嶧嶺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繫之於譚  
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  
枹罕諡曰武元廟號高祖 皇后王氏崩 庚戌魏主嗣還平城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尙書令武始翟勠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

麴景爲御史大夫罷尙書令僕尙書六卿侍中等官 癸酉葬僖

皇后于休平陵 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

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

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

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其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初混

與劉毅款昵混從兄潛常以爲憂漸與之疏謂弟璞及從子瞻曰

益壽此性終當破家

益壽混小子也

至是果如其言潛安之孫也庚辰詔



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荆雍梁秦甯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克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爲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亮州上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補註前軍士者謂在前軍士也有問者但云劉亮州至

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補註

者權要之將也欲出江津問劉克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顧之至軍後不見

藩而見軍人擐彭排戰具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并鋒矢器也彭排也

列排敵禦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使躍馬馳

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

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問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

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

且攻其金城凡城內可城晉宋時謂之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

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

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

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

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  
閣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  
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  
不從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江陵城北二十里初桓蔚之敗也

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係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

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  
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于市并子姪皆  
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產業  
旣與劉裕共興義兵使皇興反正而意每輕裕裕之破盧循而還  
也帝大晏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  
知武功不競故以文雅自矜也後於東府聚眾榜捕一判應至數

百萬餘人竝黑犢以還惟裕與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  
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  
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  
盧焉毅殊不快面色如鐵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遂  
漸積嫌恨以至於敗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  
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  
同爾受罪累每見毅滌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  
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裕之將伐毅與劉穆之謀之時王智在  
坐裕初不以爲嫌他日穆之謂裕曰伐國重事也奈何使王智與  
聞裕笑曰此人高簡豈屑聞此論議已而智果不以介意智琅邪

人也少簡貴有高名裕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乃以爲  
諮議參軍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  
琨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  
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  
諸將會于隴口隴道之口也天水太守王松恩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  
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  
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  
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師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  
進琨眾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興以楊佛嵩爲雍州刺  
史帥領北見兵以擊興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  
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

無及將若之何佛高與夏王勃戰果敗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秦立昭儀齊氏爲后 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己卯太

尉裕至江陵殺都僧施初毛脩之雖爲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

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

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實敘門次

魏晉以來率以門第高下爲用人之

次第貴族者以次序之若穿錢然也 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暫寬租省調

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長民有文武幹用然不持

行檢居位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爲百姓患嘗懼太尉裕按之及

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

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

曰公派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耶長

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

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

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升徙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

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很戾專恣自取夷滅

劉毅字盤龍

異端將盡

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

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災生竄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

敬宣字阿壽

壽故裕稱劉穆之憂長民爲變辟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

之曰阿壽

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

左甲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

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

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沮渠蒙遜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元元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爲齡石資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甯朔將軍臧熹河閼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事見一百十卷四年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庾仲雍曰巴郡江步縣對二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



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  
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  
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  
以死自固不許 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湘州入荊州今復置 加  
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長城而還 是歲廬  
陵南康地四震

義熙九年

魏拓跋嗣永興五年秦姚興宏始十五年夏赫連勃勃鳳翔元年北燕馮跋太平五年北涼沮渠蒙遜元

如二年南涼秃髮傉檀嘉平六年西涼李嵩建初八年西秦乞伏熾寧康二年 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尊

其母車氏爲太后立妻孟氏爲王后 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

川中寅還平城 太尉裕自江陵東還路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

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

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趣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幔中引長民卻入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昨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與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南期將軍秀之王民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長民有文武餘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及既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荅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于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庚午秦王興

遣使至魏修好 時民居未二太尉裕上表曰自永嘉播越爰託

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甯

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庾戌

土斷以一其業

庾戌制見一百一  
卷京帝興寧二年

於時財阜國豐寶山於此自茲

迄今漸用頽弛請申前制以隆中興之業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

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

青徐兗三州都督率  
治晉陵難以土斷故

諸流寓郡縣多

所併省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林邑范胡達寇

九真杜慧度擊斬之 河南王熾磐遣鎮東將軍蠻達平東將軍

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虜其男

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

據白阮不服蠻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案校以隴西降

熾繁熾磐以稜爲太傅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此干阿利

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

水經注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源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逕奢延縣故城南赫連於是水之南築統萬城奢延水又東流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統萬城唐爲夏州定難節度使治所 勃勃曰朕方統一天

下召臨萬邦立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以錐

刺之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卽殺行錐者勃勃

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中不入則斬

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爲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

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

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

王係天爲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言其

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

奚斤

鄭兵北史作都兵

鴻飛將軍尉古真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

那山大肥柔然人也 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

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笏于泣勤川大破之

別統舊別帥也

河西王

蒙遜立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南涼王儼檀

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

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爲廣

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儼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蒙遜西如苻

韓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大破之

漢有卑和羌居

鮮水

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屢于新臺關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

其妻孟氏尙斬之蒙遜母車氏卒 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

唐軍于都護府領金河一野素漢之雲  
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

等聚眾為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瓘等屯西河招討之  
按乙卯至

乙卯已四十一日五  
月無乙卯則矣侯考六月嗣如五原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

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黨從中水取廣漢  
水經注洛水出洛縣章山南逕洛縣

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與縣水合又與蒲水合水窮

之鄉江又逕雙為牛犇水又東逕資中縣謂之綿水綿水至江陽

縣方山下入江謂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

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

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

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

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

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

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  
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  
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  
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  
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  
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  
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  
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牛脾當作牛轉牛轉縣自漢以來屬犍爲郡  
小苟塞打鼻打鼻山在今眉州彭山縣南十餘里山形孤起城東臨江水俗云昔周鼎淪於此或見其鼻故名  
熹驍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  
辰縱棄成都出走尙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

部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  
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  
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  
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  
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  
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  
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  
送之斬于軍門義熙元年譙縱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耽謂其徒曰  
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謂齡石多取厚物殺耽以滅口吾必不免乃盟洗而  
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  
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初毛璩之遇害佐吏竝逃亡獨勸學從事



冀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忽聞樂蹈迹逆亂乎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跳出救之故得免後縱僭號備禮徵之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竟不屈節 魏奚斤等破越勤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甯 河西胡曹龍等擁部眾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爲大單于 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二漢志定襄縣有縣縣 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支秀于長柳川虜勞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八月癸卯魏主嗣還平城 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斬之丁丑魏主嗣如豺山宮癸未還平城 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揚州牧固辭 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

萬三千冬十月掘建帥其餘眾降于熾磐 吐京胡與離石胡出

以眷叛魏

水經注曰吐京即漢西河土軍縣夏俗言訛也後魏眞君九年吐京郡附爲固州石樓縣也

魏主

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眷

引夏兵遂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嗣以屈亡二將欲誅之既

而赦之使攝并州刺史屈到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

徵還斬之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秦王興許之是歲

以敦煌索邈爲梁州刺史苻宣乃還仇池

苻宣入漢中見一百一十四卷二年初邈

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

候邈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矢志多年若讎姜

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

晉義熙十年

魏拓跋嗣神瑞元年秦姚興宏始十六年夏赫連勃勃順朔二年北燕馮跋太平六年北涼沮渠蒙遜元

始三年西涼李嵩建初九年西秦乞伏熾磐永康三年是歲南涼亡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

辛巳魏主嗣如繁峙二月戊戌還平城夏王勃勃侵魏河東

蒲子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宮魏并州刺史樓伏連襲殺夏所

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

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

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

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

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

備之戊寅地震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秦後將軍斂

成討叛羌爲羌所敗懼罪出奔夏秦王興有疾妖賊李宏與氏

仇常反於貳城興與疾往討之斬常執宏而還秦左將軍姚文

宗有能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眾數千人謀作亂隴西公裕適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

於是上庸公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

洛陽平西將軍甯陵公懿治兵於雍

甯懿之子也

皆欲赴長安

討弼會與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言於興曰陛下寢疾數

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卿等各陳所懷

以安社稷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

任興不得已免弼尙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聞興疾瘳乃各

罷兵而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

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

便當與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宴饗公宣

甯懿之子也

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

虬上疏曰廣平公弼蒙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

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彌之  
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樂喜曰天下  
人皆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  
一旦禍機竊發悔之晚矣與默然 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

北史曰乙弗國在吐谷渾北嶺有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  
識五穀唯食魚與蕒子蕒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  
韓一韓風南涼王倕檀欲討之卽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

上下饑敝南通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得安業遠征雖克必有後  
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倕憚不  
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  
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  
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

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僞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羣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殺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衆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停桓以鎮南將軍謙屯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

捷虔謙屯皆乞

代 禿髮赴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爲廣武太守鎮廣武曜

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亶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

于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河閒人褚匡言於燕王皝曰陛下龍

飛遶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請往迎之皝曰道路數千

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

臨海之先長樂信都人而章武郡則皆分漢勃海郡所

置也自信都至章武可以浮海至遼西 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

臨渝漢遼

西郡水經曰 跋許之以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

碣石在縣南

跋從兄賈從弟賈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

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

爲左僕射封常山公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甯業而田畝

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爲資



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  
根 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  
女遠嫁愛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  
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爲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步鹿真謀使勇  
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立步鹿  
真爲可汗而相之初社崙之徙高車也事見一百一十二卷元興元年高車人叱  
洛侯爲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崙之  
子社拔其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  
大檀爲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眾  
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  
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爲可汗號牟汗乾升蓋可

汗魏收曰魏言制勝也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

以客禮納其女爲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乘國萬里又

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

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

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惶遠役至黑山黑山在唐振武

之北塞外卽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六月泰山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等帥

部落萬餘家皆降于魏 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官丁亥還平城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儁檀儁檀

泣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爲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

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

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懷抱中也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偃檀遣鎮  
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  
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偃檀曰蒙遜熾磐昔  
皆委質於吾蒙遜稱臣於利鹿孤見一百十二卷唐安五年熾磐父子歸利鹿孤見一百一十卷四年今而歸  
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  
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蒙  
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  
老矣所適不容甯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偃檀  
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  
然委質爲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爲陛下泣血求救  
於鄰國敢雖左右乎偃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戚皆棄吾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而已流涕遣之偁  
檀諸城皆降于熾磐獨尉賢政屯浩慶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  
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爲也賢政曰受涼  
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  
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  
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  
曰汝爲儲副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  
士豈效汝乎聞偁檀至左南乃降

關西十三州志曰左南城在金  
城白土縣東六十里晉志張氏

置晉興郡左南縣屬焉  
是縣蓋亦張氏所置也

熾磐聞偁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

秋七月熾磐以偁檀爲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  
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鳩偁檀左右請解之偁檀曰吾病豈宜療邪

遂死諡曰景王

載記曰禿髮烏孤至傳  
體三世十九年而滅

死是有沙門曇霜者蔬食

苦行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時從河南來至于西平持一錫杖令

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

受而投諸地或放之水中後日衣自還其本主一無所污行步如

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分毫不爽見僻檀好殺伐

常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允克昌如其窮兵好殺

禍將及已僻檀不能從故及于難僻檀子休周賀俱延子覆龍利

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魏以保

周爲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賀爲西平公副周爲永平公承鉢爲

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 八

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陋孫使於秦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

燕悅力延使於柔然于什門至和龍不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  
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運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  
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  
跋怒問什門不遣什門數眾摩之左右將殺之跋曰彼各爲其主  
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蠅蝨流  
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爲平南參軍  
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眞督與太尉裕相聞太眞古眞之  
弟也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  
置白官燕王跋與夏連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  
涖盟春秋之時列國釋仇通好兩君不及相見而盟必使其  
臣涖盟左傳陳五父如鄭涖盟是也杜預曰涖臨也十  
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悉

薄爲賊 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爲后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  
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  
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  
人討之不克 燕遼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 是歲司  
馬國璠兄弟聚眾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領廣  
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  
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  
璠兵果走追殺百餘人 魏博士祭酒崔浩爲魏主嗣講易及洪  
範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  
之 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爲王后子璜爲太子封子延爲陽平  
公昌爲太原公倫爲酒泉公定爲平原公滿爲河南公安爲中山

公



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七

宋洮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七起義熙十一年  
盡義熙十二年

安皇帝壬

〔乙〕義熙十一年

魏拓跋嗣神珣二年秦姚興宏始十七年夏赫連

遜元始四年西涼李昌建初十年西秦乞伏熾磐永康四年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太

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竝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

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為尚書左

僕射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軍劉穆

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

戍事屯冶亭

冶亭今謂之東冶亭在半山寺後自建康東門往蔣山至此半道因以爲名王安石詩遙望鍾山岑因知

冶城路陸游曰今天

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

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

張邵事見一百十五卷五年

雍州刺史魯宗之資力好

亂自疑不爲太尉裕所容乃爲識曰魚登日輔帝室與其子竟陵

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曰太尉裕首建義旌

除蕩元凶皇居反正又南剿盧循北定廣固千載以來功無與等

是以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既位窮台牧權傾人主開鼎之迹日彰

人臣之禮頓闕陛下四時膳御觸事懸空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

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柏元之毀

逃遠于外王路旣開始得歸本太傅之允絕而復興凡在有懷誰

不感慶裕以法容聰敏明慧必爲民望所歸芳蘭既茂內懷憎惡  
乃妄扇異言無罪卽戮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  
長民尙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或盛勳德允令望在身皆  
社稷輔弼協贊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臣兄子譙王文思雖年  
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裕遂執送于臣  
臣惟文思非有死罪但請廢之兼送臣章劄以謝愆臣之事裕亦  
可謂至矣豈意裕包藏禍心遂見討伐推裕此舉亦非有怨于臣  
正以臣王室之幹位居藩岳時賢旣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  
篡逆耳臣今與鎮北將軍臣魯宗之等親御大眾出據江津絳旗  
所指惟裕父子兄弟而已須克蕩寇逆尋續馳聞遂勒兵拒裕裕  
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

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  
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  
逼一無所問往年郝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  
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毀吾虛懷期物自有由  
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  
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  
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荷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歷來  
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  
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  
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已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  
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

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

相諮而徑表天子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

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

矣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陷之以利真可謂處

懷期物簡書處懷宋書作處懷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閹閹之門諸葛斃

於左右之手甘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謂使劉遂使席上靡款懷

之上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

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甯可無

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郝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

喪亂九流渾濁太史談序九流既固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

史官歷紀成敗禍福古今之道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敬

順吳天原象日月星辰名家者流益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益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從橫家者流益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益出於議官農家者流益出於農場之官皆六經之支與流裔有益於治道而不能無獎使其渾濁則無所取衷矣當與臧洪遊於地下

臧洪事見六十一卷

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

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

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降魏庚

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

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

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

增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

江夏口達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

恩勅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矣天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勵將士置

陳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

馬頭

據水經注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成

聞遠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

濟江督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

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

抽劔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

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

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墮

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參太尉軍事

劉榮祖戰尤力裕解所著鎧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裕

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畱石城



裕命閭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北武陵內史王  
顯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有羣盜數百夜襲治亭京師震駭劉鍾  
討平之 秦廣平公弼譖長樂公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  
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  
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  
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  
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遠阮  
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兒向  
新平興還長安 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  
遣將軍乞伏熾尼寅邀蒙遜於浩亶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  
更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

關志金城安夷縣東有勒姐河與金城  
河合勒姐嶺蓋勒姐河所出之山也漢時

甥姐羌居之因以爲名蒙遜擊禽之河西饒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

栗斯爲單于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爲謀主順宰起兵見上卷二年寇魏河

內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青冀二州刺史劉敬

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

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

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

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卽時討道賜等皆斬之敬宣字萬壽入歲喪

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眾人灌佛敬宣乃下頭上金鏡

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輔國將軍桓序見而歎息謂其父牢之

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爲會稽王世子元顯驃

騎府參軍元顯驃淫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

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艱難未已而劉裕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及自廣固南歸深爲劉毅所惡而裕每保全之寵待彌深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爲比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技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尙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結歡或問混曰卿不濫交而獨傾蓋劉裕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敬宣未死前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墜一芒孺于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敝耳鼻閒竝欲斷絕頃之而遇害年四十五己卯魏主嗣北巡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熾磐以爲尙書左僕

射 五月甲申彗星三見 丁亥魏主嗣如大甯 趙倫之沈林

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

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

道賜

此又一司馬道賜也

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

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黠虜而還初休之等求

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

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揚州刺

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

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

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

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爾之適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

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遷贊拜不名以充青二州刺史劉道憐  
爲都督荆湘益秦甯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刺史道憐  
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爲驃騎長史南郡  
相道憐府中眾事皆諮決於方明方明冲之子也 益州刺史朱  
齡石遣使詣河西王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凱詣齡  
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驅除戎虜  
乞西霍山崩出銅鐘六枚 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  
遜結盟蒙遜遣其弟湟河太守漢平洩盟于夏 西秦王熾磐率  
眾三萬襲湟河沮渠漢平拒之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破之熾  
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和景  
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爲熾磐

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

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熾磐以左衛將軍匹達為溫河太守

擊乙弗密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以尙書右僕射出連虔為都督

嶺北諸軍事嶺北洪池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為鎮軍大將

軍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請爾註此又一段暉熾

磐免之使還姑臧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甯

涿鹿縣漢縣上谷郡晉分屬廣甯郡魏土地記下洛縣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甯城即漢廣甯縣也蓋在唐屬

州秋七月癸未還平城丙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西秦王熾磐

以秦州刺史曇達為尙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為秦州刺史辛亥

晦日有食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

命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為兗州刺史丁未尙書左僕射謝裕卒

以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裕字景仁太傅安之從孫也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裕不至故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元誅元顯見裕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著作佐郎及元篡位領驍騎將軍裕博聞彊記善敘前言往行元每與言不倦元出行殷仲文下範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裕陪輦劉裕爲桓脩撫軍參軍嘗詣裕諮事裕與語悅之因問劉裕食食未辦而裕爲元所召元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劉裕屢求去裕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得不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劉裕甚感之及桓元平裕與百僚見劉裕劉裕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裕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輒墜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

右爭來受劉裕雅相重申以婚姻爲其子義真娶裕之女卒年四十七及葬日劉裕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世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 九月己亥大赦 魏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潛曰遷都於鄴可以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眾今畱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都守兵旣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



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濩林藪之間毛晃曰布濩流散也

草叢生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

來春草生酒酪將出酒酪乳汁也酪乳漿也西漢太僕屬官有桐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酥可飲因

以名官如諸曰主乳馬以草草為夾兜受駝斗諸馬乳桐反兼以其上肥則名桐馬今梁州名馬酪為馬酒○桐音同又音動

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空竭既無以待來秋若來

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

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

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眾鎮魯口

以安集之嗣躬耕籍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暉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

與戰於龍尾堡

劉勰地理志鳳翔府岐山縣唐武德七年移治龍尾賦

禽之

秦王與藥動

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開之怒收弼黨唐盛孫元等殺

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

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輿惻然憫

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

涕同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魏太史奏焚

惑在匏瓜中

據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南天漢分流夾之張淵觀象賦計曰匏瓜五星在星珠北天津九星在匏

瓜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

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焚惑所詣崔浩對曰按

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

浩益據春秋左氏外傳也外傳曰周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豷土王曰就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胃

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

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

為西夷

晉書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鶻首於辰在未

秦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為鶻火於辰在午周之

分野時姚秦兼有關洛之地故曰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

眾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閒安知所詣而妄作無徵之言浩笑而

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畱守句己久之乃去

新唐書天文志曰去而復

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

所居國受地曜繞句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變

愈甚何謂曰句己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

安閒一歲而秦亡眾乃服浩之精妙冬十月壬子秦王興使散騎

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

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先是魏後宮忽然有兔驗問門官

莫知所從入魏主怪之使博士祭酒崔浩推其休咎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嬙者善應也至是果如其言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

沮洳漸涇之地北方地名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

庚子還平城燕境內井泉皆竭三日而復西秦王熾磐遣襄

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薊于赤水降之

水經注非亭水出南

安郡東山赤谷西流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赤水燕尙書令

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

起兵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

尙書事以慰其心護怏怏不悅跋酖殺之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

有功出為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

之是年京師大火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宏時為吳



兵入寇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 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  
利和於獺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  
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秦王與如菲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遣長安黃門侍  
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官臣諫曰主上疾篤  
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王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  
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  
也泓乃止尙書姚弋弼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  
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  
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  
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興死生未可知欲

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與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敍曼鬼收彌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敍曼鬼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溺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弟泓來奔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敍曼鬼入內密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

年五十一考異曰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二月執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興姚

形載記皆云十二年按後魏崔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元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凡宏始後事皆在前年由鴻之誤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

發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泓葬

興于偶陵諡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初興徙李閏光三千戶於安

定興卒羌酋宕容叛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徙其酋豪于長

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趙氏塢孝武太元九年秦王堅擊後

秦所屯之地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參軍韋宗聞毛雍叛說

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爲深

慮邗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

李閏南保邗望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



非紹殺之 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

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

請啟行戎路

詩曰元戎十倅以先啟行

敬山陵詔許之 夏四月壬子魏大

赦改元泰常

西秦襄武侯曇達等擊秦州刺史姚弋於上邽

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

刺史 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 并州胡賊萬落叛秦人于平陽

推匈奴曹宏爲大單于

宏爲匈奴右賢王曹叡子黃之後所謂東曹者也

攻立義將軍姚

成都于匈奴垂

此匈奴種落相率保聚之地因以爲名

征東將軍姚懿自蒲坂討破

之執宏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 氏王楊盛攻秦祁

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

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

死水運注籍水歷當亭川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東北入籍水籍水東北入上邽縣勃勃攻上邽

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暉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

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鎮

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

據城降于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

秦鎮西將軍姚謐于雍城謐委鎮徃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

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

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

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

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敍曼鬼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

池陽池陽縣屬扶風郡唐爲京兆雲陽縣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先是天水冀

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地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巖嶺崩墜人舍傾壞咸以爲不祥及姚嵩將追楊盛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于難識者以爲秦州秦主泓之故鄉今既失之將滅之徵也 河西王沮渠蒙

遜每年侵西涼西涼公嵩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

與之校司馬索承明上言勸嵩伐蒙遜嵩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

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

咱大言使孤東討

補註直但此言但唱大言而自無妙策

此與言石虎小豎安肆諸

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時河隴之間分據者四國乞伏氏在苑川枹罕禿髮氏在西平樂都沮渠氏在張掖姑臧皆日以攻伐爲事民不堪命惟李氏在敦煌酒泉閒能息兵養民以寬郵立政

嘗寫諸葛亮訓誡以勸諸子曰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其中矣  
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注人

道師於我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

哉 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還北史曰

殷繁水括地志曰釜山在壽州懷遠縣北 戊戌至平城 八月丙午大赦 甯州獻

琥珀枕於太尉裕琥珀出哀牢夷廣雅曰琥珀生地中其上及背

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

苓千年化爲琥珀今大山有茯苓兩無琥珀永昌有琥珀兩無茯苓 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

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

二府軍司補註中軍將軍義符本職也監太尉府事義符攝職也左僕射穆之本職也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穆之領職

也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爲穆之之副

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

從事史張裕任雷州事

任雷州事任楊州前後事也

懷慎懷敬之弟也少謹慎

質直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造謁卽位任在己下者必束

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故裕委以根本之任劉穆之內總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

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用參涉悉

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

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

家本貧賤瞻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

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

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

處分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  
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  
石甯湘將軍胡藩趙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趙  
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

河河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狼湯渠是也昔大禹塞樊澤開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沔水東流爲溝入于河益爲新中出于陽邱北者也漢脩河堤始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立石門以遏水水盛則通于河水耗則輟流以冀州刺史王仲德

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

水經濟水北至東燕縣與河合鄭道元註曰濟水自乘氏縣南分東北入于鉅

野濟之故濟又北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濟水自鉅野南分東北入于鉅野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眾北入屬渠通濟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斷其功自洪口以上又謂桓公濟濟自是北注也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

之謂王鎮惡曰晉文帝委伐蜀於鄧艾公今亦委難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竝蒙抽擢咸陽不克奮不濟江三秦

若定而公之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率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初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事見上年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爲率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爲虎所敗士卒死傷甚眾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眾繁多爲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眾雖多無健將御之所謂千奴其一膽也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

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爲胡虜所畏服諸將莫及可謂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率皆死俘其眾十萬餘口 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元謨爲

從事史初王廐之敗也

事見一〇九卷晉安元年

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

衣襖自隨

襖褌也以裏衣物也舒襖被而出經文襖褌入直皆此義也

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

奴子何不速行極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

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廩喪使華

制服服闋辟爲徐州主簿王鎮惡擅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

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

漆邱蓋在梁郡蒙縣昔莊周爲蒙漆邑吏後人因以漆邱名城

徐州刺史

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



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  
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太尉裕  
版爲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  
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  
豫州安定孤遠難以救備宜徙其鎮戶徙其之也也以安定爲根  
鎮民以資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  
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苦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  
喜曰濟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  
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櫛今  
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鮑橫密言於  
泓曰快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新上自陛下龍飛紹統未

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  
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挾旃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  
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  
心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亮  
州刺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  
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還去魏主嗣聞之  
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  
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  
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  
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  
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

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脩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

之國播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

義熙元年

桓謙等奔秦六年入寇十一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奔秦秦使將兵援襄陽六年司馬國璠等奔秦數帥眾接邊

今晉將

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

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黑

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稍將軍 冬十月壬

戌魏主嗣如豺山宮 初燕將庫儁官斌降魏旣而復叛歸燕魏

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

水經濡水從塞外來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

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儁官昌征北將軍庫儁官提皆

斬之 秦陽城榮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

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

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

懿南屯陝津

陝縣在大河之南考之未經則陝縣故城在河之北二城之別謂之陝津左傳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發

尸而還茅津卽陝津也

爲之聲援帝勅將軍趙元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

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方攝諸戎之兵固守

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不戰而

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揭虔皆禹之黨

也共嫉元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

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注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柏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爲塢高一十餘丈杜佑曰柏谷塢在義民縣東北

武將軍石無諱東戡鞏城元泣謂洸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

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舉虎

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

石關城東至檀

師西山有湖廣野君龍

食其麻廬東有二石關龍驤司馬榮陽毛德祖與元戰於柏谷元

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元司馬蹇鑒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

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

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

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於是夷夏咸悅歸之者甚眾聞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

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

彭城王恢之

王略國族之其係也五陵

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

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

壽鎮馬頭以臨秦之上邽

丁度曰嶠山有古

十一月甲戌魏

主嗣還平城 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宏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

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懼懼發病宏珣之子也十

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

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

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

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

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河北野自

河東郡在蒲阪東時夷夏之民錯居之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

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

擾邊秦涼覆敗補註秦徐州鎮兗州鎮倉垣豫州鎮洛陽荆

上邦蒙遜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

入姑臧

卷一百十七 晉書三十七 四

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  
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  
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  
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  
將軍虵元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驥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  
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甯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  
送佩刀爲誓成都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城都  
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  
圖非望三祖之靈其何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  
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

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

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附焉 丁零翟猛

雀驅掠吏民入白鬪山爲亂

白鬪山當在漢河東濩澤縣西水經注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鬪嶺東逕

濩澤濩澤唐澤州潞城縣其地

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

討之道生嵩之從子也道生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爲亂

爲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繇必同心

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

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

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尙書周幾窮



資治通鑑補

安帝義熙十二年

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七終